

网络军事题材小说的传承与新变

——以纷舞妖姬的网络军事题材小说为例 □马原



网络军事小说作为网络文学的重要一支,点击量动辄过百万。纷舞妖姬自2005年在起点中文网开始更新《鹰隼展翼》起,先后发表作品十余部,主要的军事、军旅题材类小说还有《第五部队》《特战荣耀》《弹痕》等,此外还有星际战争类小说《星痕》、架空历史类小说《狼牙之蛇》和糅合底层生存主题的异术超能类小说《生存法则》(已完结)等,创作总字数达800余万,连续9年在起点中文网军事板块排名第一。作为网络军事小说领域的中流砥柱,其作品不仅广受好评,由其参与编剧的《战狼》《战狼2》(部分故事情节以《弹痕》为蓝本),其中也收获了不俗的口碑与票房,还获得过2017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作为网络军事小说,它们既与当代军事文学一脉相承,又在网络文学场域中取得了新突破。

传承当代军事文学精神内核

相比传统军事小说,纷舞妖姬的网络军事小说在题材方面有相当大的革新,尽管如此,当代军事文学中所讴歌的军人风骨、家国担当等精神内核,在网络文学世界中非但没有断裂,反而得

到了更好的承接。纷舞妖姬在一系列军事小说中,塑造了一批理想化的军人形象,无论从他们的军事作战技能,还是深植于他们内心的军人品格,都表现出了对传统军事文学中英雄叙事的一脉相承,展现了中国军人正直、坚毅的风骨和强烈的家国担当。

《弹痕》中的战侠歌、《特战荣耀》中的燕破岳都出生于军人家庭,从小就接受过严苛的军事训练,他们的从军选择表现出浓厚的子承父业意味,属于老一辈军人的铮铮风骨与凛然正气,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得以延续。如果说家庭的影响是他们成长的底色,让他们具备了一个合格的军人该有的秉性,那么进入部队之后的专业化训练、充满阳刚之气的军队生活和战场上的殊死搏斗,则锻造了他们坚毅、热血的军人气质,培养了他们身为军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在以战争年代为背景的小说中,作者笔下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物都带着强烈的救亡意识,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着祖国的领土完整。诸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优秀中国军人谢晋元,十几岁尚未真正步入军旅生涯,却误打误撞在四行仓

库保卫战中当了护旗手的主人公雷震等。而在以和平年代为背景的军事小说中,军人的家国情怀则表现为对维护和平、富国强兵、为国家争得荣誉的强烈渴望。当恐怖分子来袭,破坏边境安宁,“战侠歌们”义不容辞地担当重任,凭借自身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保家卫国的强大信念,将恐怖分子驱逐出境,维护边境和平。在参与世界级军事训练及竞赛的过程中,他们又以中国特种军人特有的坚韧和顽强,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赢得声誉。纷舞妖姬以他丰富的军事知识,书写着新时代的军人担当,彰显着自己和广大读者所憧憬的富国强军梦想,为网络军事小说创作注入灵魂。

践行“以爽为本”的创作理念

邵燕君教授认为:“消费经济的基因与互联网的基因相结合,就产生了中国网络文学独特的商业模式和文学模式,即基于UGC的粉丝经济模式和“以爽为本”的“爽文”模式。”纷舞妖姬的军事小说创作同样践行着网络文学“写爽文”的基本理念,主要表现在主人公游戏升级式的成长模式设置和迎合读者心理诉求的情节设置。

纷舞妖姬的作品多以故事主人公的成长为主线,呈现了一场又一场险象环生却又酣畅淋漓的军事对决。《弹痕》中的战侠歌、《第五部队》中的雷震、《特战荣耀》中的燕破岳、《诡刺》中的风影楼……作者从主人公们的幼时经历讲起,包括他们因为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而留下的心理创伤,还有他们走进部队、接受训练、迎接挑战,一路过关斩将带给读者的如游戏世界中打怪升级式的快感体验,相比传统军事小说中的道德模范、先锋楷模等典型形象,作者更着力于表现他们特立独行的张扬个性,并将家国大义、英雄情怀渗透其中,也起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功用。

纷舞妖姬“写爽文”的另一体现是故事情节设置表现出的对传统认知和既有规则的反叛与颠覆,以及与迎合读者心理诉求带来的阅读快感。小说《弹痕》开篇赵海平连杀17个民兵,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行为都难翻案。按理负责让其归案的战侠歌应该在找到他的第一时间将其带回,交由上级处置,但是在得知赵海平杀人是因为这17人以极残忍的手段将其幼女伤害至死之后,将他放走,并默许他继续杀掉另外两个罪孽深重却仍逍遥法外之人。在这之后,他带赵海平回军营,又竭力维护,并请上级酌情处理,让其更名为赵剑平,才得以与战侠歌继续并肩作战,并成为第五特种部队成绩斐然的特种军人。

电影《我不是药神》里的主人公非法从印度购买低价药品服务于国内患白血病又吃不起药的人,起初是为了自身利益,但到后来完全是为了给更多的白血病患者以生的希望,自己并未从中获利。电影的最后,主人公因违法入狱,尽管有无数人人为其鸣不平仍无济于事。我们在类似的事件中早就认可:身为社会人,就要遵循社会制定的规则,在一个法治国家,谁也逃不出“违法必究”的准则,文学影视作品虽为虚构,但牵涉于其中的法律规则却是真实确定的,人物在既定的框架下活动,违者必究。相比《我不是药神》主人公的最后结局,赵海平的结局让我们默认的那种“永恒不变的”真理、规则被颠覆了,即使在现实

社会是不被允许的,但读者内心深处本不期望达成的期待被合理化、被实现,读者“惩恶扬善”的诉求得到满足,形成阅读快感体验,既不沉重,也无悲剧感。

展现网络文学的独特性

人们素有“时势造英雄”的认知,和平年代相较战争年代,普通民众对英雄的形象与崇拜逐渐淡化,纷舞妖姬有过军队生活的经历,凭借其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想象力,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他的创作突破了当代以来军事文学以政治治军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借助网络平台,他的军事故事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走进普罗大众,丰富着普通民众对军事知识和军旅生活的想象。贯穿其中的家国情怀,弥漫其间的阳刚气质,彰显于主人公身上的铮铮铁骨,对增强普通民众的民族认同,构筑和平年代普通人的家国情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主人公的成长、成才故事,无疑对个体生命的成长也起到了激励作用。再者,纷舞妖姬笔下的特种军人有精湛的军事才能,能吃苦,有强烈的责任感,但又不墨守成规更不轻言牺牲,他们的个性有着鲜明的棱角,具有随机应变的创造性思维,勇敢而坚定,充满感召力。

无论从作品出发,还是以作品为蓝本的影视化改编来看,纷舞妖姬的创作实践都是较为成功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局限性。如行文较为粗糙导致的细节失真现象,主角倾向明显导致的情节失衡和次要人物扁平化问题在作品中多有体现。这既与作者的创作理念相关,也与网络文学的运行机制相关。笔者认为,注重作品内容的优质、在语言表达上下功夫是一个作家除去讲故事之外应该兼备的素养,网络作家应该让年轻一代的读者看到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性,展现文学本身的魅力。这需要文学网站适当松绑,给创作者一定的自由度和宽容度,不以“日更”字数等设限,让作家有时间打磨文字,推敲情节。这也需要网络文学创作者能放缓速度,寻回写作的初衷。

器物里的故事

——评苏曼凌长篇小说《京杭之恋》 □乌兰其木格

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在此,荀子指出了人与天地万物的密切关系。而在苏曼凌的长篇小说《京杭之恋》中,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两代“才子佳人”对景泰蓝技艺和丝绸制品的精心打磨与发扬光大。作为景泰蓝世家子弟,谢京福与傅伊杭的相识相知源于景泰蓝。因为谢氏曾祖曾被满清贵族富察氏所救,所以曾祖父曾郑重承诺,要“给富察氏做两百件景泰蓝器,分文不取”。这一承诺一直传到了谢京福这代,由此,也开启了谢京福与傅伊杭、傅华与吴美莹之间的宿命相遇及情感纠葛。

故事开始于1956年除夕。曾经赫赫有名的富察氏珐琅子府此时早已门庭冷落鞍马稀了。专为皇室贵族服务的景泰蓝匠人已纷纷自谋生路,勉力挣扎在温饱线上,但重然诺、遵老礼、守规矩的景泰蓝文化却没有被岁月全然带走。谢慎和谢京福父子以匠人精神沉浸在景泰蓝的制作中,并按“老例”去昔日的富察氏今日的傅家送去精心制作的景泰蓝大瓶。在傅家的四合院中,谢京福对颇有艺术天分的傅伊杭一见钟情。但在小人的陷害和命运的拨弄下,一对有情人最终没能相守在一起。分离后的两人分别居于北京和杭州这两座城市,将无尽的思念和遗憾倾注在各自的事业中。经过刻苦的打磨,谢京福终成景泰蓝制作大师,而傅伊杭也成为著名的丝绸设计师。

在《京杭之恋》中,苏曼凌用大量的文字描摹了景泰蓝的制作和丝绸的设计。作者反复申明的是,器物的制作不仅是人物得以安身立命的依仗,还是生命个体面对凄风苦雨始终葆有浩然之气的力量所在。当倾心爱恋的对象远走他乡与别人缔结姻缘的时候,谢京福赖以度过情殇、克服身心危机的秘钥便是回到他的匠人工作中。自此以后,景泰蓝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撑和灵魂伴侣。晚年的谢京福体悟到“做景泰蓝其实是做人,当我们的对象远走他乡,就需要靠内心的勇气和力量弥补自己的不足,如此方能逐步化解一切困难”。某种程度上说,谢京福的一生就是与景泰蓝交互作用,互相陪伴、成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通过日常的劳作而体悟潜隐于万象中的事理与德性,最终达至修己立人、通达万物的匠人“至境”。

不独谢京福如此,小说中的傅华、傅伊杭、吴美莹、唐晓雯等人莫不如是。这些人皆潜心于物,在与物交接的过程中既赋予世界以意义,同时也关切自身之“在”的意义。一器一物,亦有人世之思。精美的景泰蓝器皿和华美的丝绸不仅承载着匠人的技艺与运思,而且携带着他们的胸襟与品格。

此外,苏曼凌在小说创作中特别强调了对中国雅正文化的迷恋与追慕。在作者此前完结的《百草媚》《玉色》《染染红尘》等作品中,均弥漫着浓郁的传统文脉。翻阅《京杭之恋》,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长达40多万言的小说中,自始

至终遍布着对古典诗词的引用及对书法绘画的描摹。作者特意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景泰蓝和丝绸制作的启迪作用。如傅华独出心裁创制的景泰蓝画便以古诗中的“蝴蝶”为主题,设计出了一系列高端作品。而吴美莹的丝绸制品也充分借鉴了国画和古诗含蓄隽永的意境,从而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领风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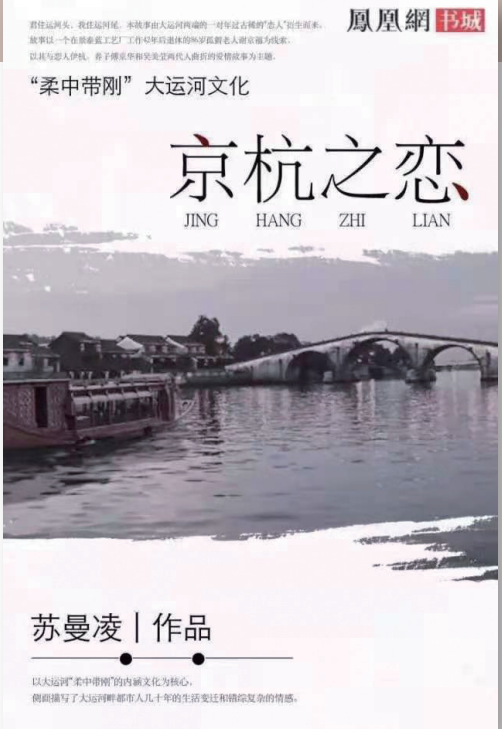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小说指出了大师级匠人除苦练技术外,还必须具备向学之心和人文情怀。正如谢京福在教授学徒时曾说:“人家是在丝绸上绣花,我们是在铜胎上绣花,我们用的是铜丝。如果学识饱满,胸中有沟壑,那么那些柳叶呀、花草草呀、虫鸟呀,都可以按照我们想要的样子任凭我们驱使。”对器物制作的书写中,《京杭之恋》在强调科学理性精神的同时亦特别注重匠人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悟。而古典文化的注入,不仅增强了小说语言的抒情性,调节了小说的叙事节奏,而且构成了别具一格的小说意境,是一种具有“中国格调”和“中国气质”的写作。

然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书写和眷恋并不代表作者只一味地泥古和守旧。在《京杭之恋》里,具有悠久历史的景泰蓝和丝绸被放置在时代变化的考量之中,它们必须应对来自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必须面对新技术手段改变的现实,需时时揣摩和“迎合”消费人群的需求及心理。这让苏曼凌的作品虽然涉及传统文化和贵族的衰落往事,却并没有陷落在感伤主义的怀旧中难以自拔。虽然面对古典时代的渐行渐远,一种挽歌般的眷恋情绪始终挥之不去,但她的写作依然是时代性的书写与勘探。

例如,在谢京福和傅伊杭这代,小说写出了他们在日新不已的时代变革面前既守正又趋新的匠人智慧和气度。谢京福穷其一生沉浸在景泰蓝事业的钻研和制作中,对祖辈留下的这门技

艺,他叹服尊崇,无数次要求他的弟子们“好好学习老祖宗们的智慧”。但同时他也以敞开的怀抱迎接技术革新,鼓励学徒们进行景泰蓝色彩的开发,用求新求变的态度保持与时代的同行。而在傅华和吴美莹这代,他们则在传承渊源有自、世代相传之技的同时,以更为积极的姿态进行着大胆创新并取得了成功。总之,在《京杭之恋》中,通过景泰蓝和丝绸这些中国技艺与器物文明的现代性遭际,作家试图找到一条沟通传统与现代的途径,从而激活古老文化中那些尚具生命力和精神性的部分,让它们在现代变局中焕发出新的别样生机,进而成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技艺资源和文化宝藏。

如果说在器物的书写里,苏曼凌以通透豁达的心性思考揭示了“常”与“变”的辩证关系,那么在爱情的述说中,作者则以近乎极端的方式彰显出了古典之爱的庄重。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提出,“文以情生,未有无情而有文者”的深刻道理。小说中,苏曼凌将关注的焦点对准过往年代中圣洁而执拗的爱情往事。谢京福犹如爱情的殉道者般守护着他与傅伊杭之间那份亦真亦幻的情感。当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的谢京福见到聪慧美丽的傅伊杭时,便痴如醉地陷入了爱的漩涡。为此,他可以义无反顾地拒绝曹慧珍和唐晓雯对他的倾心之爱,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父亲的意愿,甚至可以接受傅伊杭与别的男人缔结姻缘生下的孩子并悉心教导抚育。他如骑士般温情,每当傅伊杭落魄潦倒、日暮途穷之时,他便适时出现;当危机解除之时,他又自觉退却,将一腔深情掩埋于心。更令人唏嘘感慨的是,当傅伊杭再一次嫁给别人并不辞而别的时候,谢京福在几乎失了性命的情况下依然毫无怨言。此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独身生活,再无成家的打算,并在时光的流转和世情的变幻中始终保持



着对傅伊杭的深情瞭望。与之相似,傅华对吴美莹也是一见钟情,从此矢志不移地深爱她。但吴美莹因为前任男友的暴力伤害不敢进入爱的伊甸园,所以她屡次拒绝傅华的追求。与上辈相较,他们的爱情之路同样艰难波折。不同的是,傅华是行动派,不再延续养父谢京福柏拉图式的恋爱路数。在傅华的坚持下,两人在共同工作并历经生死劫难的考验后,吴美莹终于放下了心防,与傅华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可以看出,《京杭之恋》在“记载世间男女的悲欢成败”之时,作家本人对婚恋的“真实感”也渗入其中,那便是温柔敦厚的儒雅君子对佳人“磐石无转移”式的爱情守候。许是出于对理想爱侣的召唤与渴慕,小说中对男性的塑造多少带有理想化和理念化的色彩。在写作的过程中,苏曼凌不再只是隔岸观火,而是“连自己也被烧在这里面”(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种炽热的情怀遍布在字里行间,营造出或凄美、或恬静、或萧瑟、或温馨的画面与场景,将人性深处的普遍诉求用文字轻轻吟唱,读者则从作品中体验到澎湃的激情,获取了精神抚慰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女性作家,苏曼凌对女性的生存境遇与心路历程格外关注。《京杭之恋》中,小说精心描摹出一群各具特色的女性人物群像。尽管这些女性在出身和阅历上不尽相同,但她们的绝大多数都具有骚动和饱满的灵魂——不愿做困守闺阁的贞顺女子,而愿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中活出属于自己的华彩。譬如傅伊杭面对家族落寞、家庭困窘的现状,她没有自欺欺人地沉浸在家族没落的辉光中,而是清醒地意

识到变革时代已经来临,以及陈腐规矩必须改变的现实。

在小说的第三章,少女时代的傅伊杭便对嗜赌成性的父亲傅恒远说出了“求人不如求己,自力更生才是正途”的劝诫之语。而且,她坚定地认为,“现在是新时代了,女子都上学堂了,我也可以和男子一样顶天立地”。为此,她不顾父亲的阻挠,勇敢而大胆地做起了丝绸生意。然而,在傅寿山和凌云等人的阴谋算计下,傅伊杭的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她赖以栖居的房产也被霸占。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倔强的傅伊杭依然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也没有放弃做出一番事业的雄心。终于,她成为了知名的丝绸设计师,实现了少年时代立下的鸿鹄之志,活成了理想中的自己。

傅伊杭之外,小说亦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吴美莹、唐晓雯、梁思真、曹慧珍等“至情至性”的女子。在《京杭之恋》中,她们在追求事业或爱情的道路上都曾遭遇过失败,但在痛苦过后,她们也都获得了成长,体悟到爱和生命的真谛,并怀着信与善的力量继续前行在滚滚红尘中。

当然,《京杭之恋》最打动读者的还是作者对人性与人心的理解与体恤。苏曼凌不愿她的写作陷溺在简单的善恶判定与欲望书写里。恰恰相反,她以温婉的方式对固有观念和喧嚣热闹的创作模式表达着异议。在深刻的理解和“懂得”之下,作者将书写的重心置诸在呈现人类灵魂的内部景观上,并用至高的仁慈之心为笔下人物的抉择和言行寻找因由。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人物深沉的爱与理解不止于那些充满美感的“正面”人物形象,而且无差别地照彻在那些具有人性弱点的“反面”人物身上。例如小说中的库氏父子、黄玉斌、陆梅等人物都曾有过不光彩的行为。他们或被仇恨迷失了心性,或因妒忌而施展阴谋,或因误解而蛮横贪婪。对这些不那么美好的人,苏曼凌也没有一味地谴责和批驳,而是详细具体地交代出他们的家族历史与精神肌理,将生活的复杂和人们的驳杂呈现出来。可贵的是,犯错之后,黄玉斌、陆梅等人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狭隘和偏激,他们用实际行动弥补着过错,身与心逐渐向善与美的方向靠拢。而背负家族世仇的库光耀也在傅华的善意与救护下显现出转变的迹象,仇恨的坚冰在悄无声息地融化,救赎之路则渐次敞开。

毋庸讳言,《京杭之恋》在总体上带有“质胜于文”的缺憾,章节布局和人物塑造也有生硬艰涩之嫌。但作为一名正在成长中的网络作家,我们可以看到苏曼凌在写作中的辽阔与深厚。她的文字一以贯之的是对优雅器物与优美人性的追慕与钟情,而这些恰是文学之“心”和人性之“核”。寻此道路,也许在未来的日子里,作家会为我们带来惊喜,并源源不断地提供尘世的慰藉。

